羅豫章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羅豫章集

(二)

羅從彥撰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六

遯堯錄六

杜衍

仁宗時以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初夏人叛命天下苦於兵自陝以西尤病吏緣侵漁調發迫民益破業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及衍至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調度[illegible]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由是物不踊貴車牛芻秣宿食如平時而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

慶歷二年遷吏部侍郎樞密使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姦衍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衍以問吏吏受丙賕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乃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衍悟召乙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衍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敕諸吏無得升堂使坐曹廳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予奪一出於己居月餘聲動京師衍掌銓之明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苞苴寶貨不敢到其門是時帝厭西兵之久出而民弊甚急用丞相富弼樞密韓琦及范仲淹而三人者乃欲盡革衆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幸者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

臣從彥釋曰。昔唐明皇開元初。盧懷慎與姚崇同秉政。自以才不及崇。每事推之。但具位而已。其後司馬光作資治通鑑。深取之曰。賢知用事。爲同僚者。專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是誠罪人。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戮力。以濟明皇中興之治。故崇則有應變救時之稱。懷慎有坐鎭雅俗之譽。當時以爲奇遇。後世以爲美談。不亦可嘉也哉。我朝慶歷時。杜衍位登樞府。職典銓衡。當韓琦富弼、范仲淹三賢並用之日。乃欲盡革弊政。以修舉紀綱。而權幸小人皆不悅。獨衍與相左右。略無爭我之嫌。書曰。同心同德。傳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嗚呼。若衍殆庶幾矣。亦豈讓於姚崇與懷慎者哉。

仁宗自慶歷中。力止內降之弊。時有權幸干之者。曰。朕與內降不難。然宰相衍。公正介執。必不出敕。忽有不得已而降聖旨者。衍皆收之。俟及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帝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初帝嘗謂杜衍曰。朕宮中被宦官女子求恩澤。不得已降旨者。但止勿行。衍降拜賀曰。陛下爲宗廟社稷。發此盛德之言。天下幸甚。臣敢不奉詔。退坐中書。召當直史官。具道聖語。使書之。韓琦聞之曰。杜公可謂能釘鉸上詔矣。衍執政不久。才百日。輒罷去。衍之罷相也。以太子太保里居。然聖眷不衰。及將祀明堂。帝謂文彥博曰。朝廷耆老之在外者。朕欲致之以相大禮。因以示古人尊事黃耆之意。乃詔衍與太子少傅任布等二人陪祀。衍以羸老不任就道。具表謝。以不得與觀盛禮爲恨。帝復優詔勞之。後王洙謁告歸南京。入辭。帝

曰杜衍在彼卿爲朕問其安否

韓琦嘗語人曰杜祁公存心至公而樂與人爲善既知其人無復有毫髮疑閒者始某爲樞密副使而杜公爲太尉某輒論難一二事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則曰某長渠三十歲耳尙有誤耶久之既相亮卽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但曾經諫議看便將來押字某益爲之盡心不敢忽也以此見杜公存心至公不以必出於己爲勝賢於人遠矣

臣從彦釋曰世俗之人莫不喜人同乎己而惡人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以出乎衆爲心則以其不大故也惟大爲能有容善者共說之不善者共改之宜無彼己之異故舜曰大舜禹曰大禹者明乎此而已矣若衍存心至公而樂與人爲善不以必出於己爲勝其舜禹之徒與詩云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此之謂也

衍爲人尤潔廉自剋其爲大臣事其上以不欺爲忠推於人以行己取信故其動靜纖悉謹而有法其立於朝廷天下國家以爲重其治吏事如其爲人其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神其簿書出納推析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姦而已及其施於民則簡而易行居家見賓客必問時事聞有善喜若己出至有所不可憂見於色或夜不能寐如任其責者

韓琦

仁宗景祐中擢左司諫是時宰相王隨陳堯佐皆老病不和中書事多不決參政韓億石中立又頗以私

害公。琦連疏其失。久之不報。又請下御史臺集百官決是非。帝迫於正論。於是同詔罷執政者四人。琦既攻退四執政。朝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遂寢。

臣從彥釋曰。凡爲天下國家者。安危治亂。是非得失。必有至當之論。至正之理。而宰相行之。臺諫言之。其總一也。至於宰相。或取充位。則臺諫不可以無言。臺諫或非其人。則宰相不得以緘默趨於至當而已矣。仁宗景祐中。中書事多不決。而參政二人。又以私害公。琦爲司諫。連疏其失。帝迫於正論。遂罷執政者四人。此其職也。朝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言。則非矣。夫臺諫官。正可以觀人其德量器識。足以當大任者。莫不皆見。可則用之。不可則去之。奚屑屑然以知制誥寵之哉。琦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琦之言則是也。非有大器識者。其孰能之。

慶歷中以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仁宗方倚左右大臣以經太平之務。琦自得選。敕羣吏百司。奉法循理。各安其職。而天下晏然。是時范仲淹、富弼與琦同在二府。上前爭事。議論不同。然下殿來。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議者謂琦等三人輔政。正如推車子。蓋其心皆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爲己也。

仁宗在位四十一年。皇嗣未立。天下以爲憂。大臣顧避畏縮莫敢言。琦乘閒進曰。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係。自昔禍亂之起。由策不早定也。今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賢者而定之。以爲宗廟社稷之計乎。不聽。他日又進言之。乃以英廟判宗正寺。琦既得請。許立嗣矣。而宮人宦者。環泣於內。大臣小臣橫議於外。帝意復動。臨朝默默不樂。琦每伺顏色。不知身之所容也。洎英廟謙避久之。而帝意尤懈。

乃曰。不如且放下。琦遂從容對曰。天下人已知之而中輟。非朝廷舉動也。帝悟。遂立爲皇子。

英廟既卽位之數日。初挂服於柩前。哀未發而暴疾作。連聲大呼。其語言人所不可曉。左右皆反走。大臣輩駭愕凝立。莫知所措。琦亟投杖於地。直趨至前。抱持入簾曰。誰激惱官家。且當服藥。內人驚散。呼之。徐徐方來。遂擁帝以授之曰。須用心照管官家。再三慰安以出。因戒見者曰。今日事。惟某人見。外人未有知者。復位哭泣。處之若無事時。歐陽修歸。以語所親曰。韓公遇事。眞不可及。

英宗之疾。中外莫知其誠僞。且遇內侍少恩禮。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慝者。雖大臣亦惑。顧未敢發口耳。獨琦屹然不爲衆說動。一日昌言曰。豈有前殿不曾差了一語入宮門乃有許多錯耶。自爾不敢妄有傳語言者。

英廟既驟自外來。又方寢疾。不預事。人情傾向在太后。琦慮宮中有不測者。一日因對簾下曰。臣等只在外面見得官家。裏面保護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得安穩。太后照管。則衆人自當照管。同列爲縮頸流汗。既出。吳奎長文曰。語不太過否。琦曰。不如此不得。

琦在嘉祐治平間。當昭陵未復土。英廟未親政。中書文字。日益於前。一一從頭看。看了卽處置了。接人更久。處事更多。精神意思。定而不亂。靜而不煩。如終日未嘗觸事者。

神宗卽位。拜司空兼侍中。爲英廟山陵使。卽還。引故事固請罷。遂以節鎭出。訖熙寧八年。凡兩判相州。一判永興軍。一鎭大名。王安石用事。嘗上疏極論新法。又論青苗。其言切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

求去乃已之。

琦之爲諫官也。凡中外事。苟在所知。未嘗不言。其啓迪上心。則又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爲急。其在相府也。事有當然不當然者。必堅立不動。反復論列。須正而後退。不敢造次放過。每見人文字。有攻人隱惡者。卽手自封之。未嘗使人見。嘗自言作相極有難處事。蓋天下事無有盡如意者。須要包容。不然。不可一日處也。

歐陽修在政府時。有白陳其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至琦爲相。從容諭以不可之理。同列有不相下者。語嘗至相擊。琦待其氣定。每爲平之。使歸於是。雖喜勝者。亦自默也。

北都大內壁開。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甚壯。琦之來也。得旨修護之。既而客有勸以此詩進者。曰。修之則已。安用進爲。客亦莫諭其意。及韓絳來。遂摹本進。琦聞之歎曰。昔豈不知此耶。顧上方銳意西事。老臣不當更道之耳。

初富弼嘗薦王安石爲翰林學士。琦不聽。弼曰。若安石經術才行。乃不用耶。曰。安石經術才行。某所備知。此人豈可使長在人主左右。必生事也。已而果然。在相州時。雖老病不忘社稷。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度。朝廷一紀綱。憂見於色。或至終日不食。

臣從彥釋曰。王安石以高明之學。卓絕之行。前無古人。其意蓋以孟子自待。自世俗觀之。可謂名世之士矣。故熙寧初。富弼屢薦。琦乃謂此人不可使長在人主左右。其後安石入翰林。每奏對簾座之

前惟事強辨及其大用也變更祖宗法度粗爲新說以取必天下之人茅靡其心而鑿其耳目流毒後世嗚呼異哉所爲貴於鑑明者爲其不可以形遁也所爲貴於衡平者爲其不可以輕重欺也觀李沆之於丁謂琦之於安石不啻鑑衡然不知二人獨何以見之如此其審此其可貴也已

范仲淹

仁宗天聖初擢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至日大會前殿帝將帥百官爲壽仲淹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及太后崩有遺命立楊太妃代之仲淹曰太后聖母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册命是時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還會郭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闕下爭不能得貶知睦州仲淹自睦州徙知蘇州歲餘以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論事益切執政者忌之命知開封府欲撓以繁劇而使他議之不暇也仲淹明敏決事如神事日益簡乃取古今治亂安危爲上開說時宰相得君權無與比或以己意任人人不敢言仲淹因對而言曰君當任人臣當任事若進用賢傑選擢近輔願出自聖意不宜專委宰相帝曰我不能盡記卿可作一文書來仲淹又爲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爲公可以爲私亦不可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坐是落職知饒州司諫高若訥言貶黜猶輕歐陽修貽書責之亦得罪余靖尹洙皆以朋黨出黜於是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播其事仲淹之知開封也嘗曰侍臣當輔翼天子之政教固宜朝夕論思以圖稱職如開封乃一郡之事耳政使如趙張輩功績何足爲報

臣從彥釋曰。帝王之興。尋常所謂才智藝能之士。足以效一官一職者。非無其人。於千官百辟中。求其最者。若兼善澤民。以天下爲心。不忘王室者。何其艱哉。仲淹以侍臣命知開封。謂趙張不足爲。惟以輔翼天子政教爲念。則其賢可知也已。傳曰。器博者無近用。道長者其功遠。仲淹有焉。

寶元中。趙元昊叛。帝以仲淹才兼文武。復職知永興。道授陝西都轉運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時延安新被圍。朝廷擇將。皆畏不行。仲淹奏請兼延安事。以待寇至。帝嘉而從之。閱兵得萬八千。遣六將軍俾領之。日夕訓練。號爲精兵。賊聞之戒曰。無以延州爲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可欺。

慶歷三年春。召爲樞密副使。既至數月。以爲參知政事。仲淹每進見。帝必以太平責之。仲淹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一朝可也。既而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仲淹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餘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嫉仲淹者。亦幸外有言。喜爲之左右。會契丹與元昊爭銀甕族。於是麟府奏警。仲淹乃自請出爲河東陝西宣撫二寇。閒之。皆不敢動。

初。晏殊、杜衍皆居相府。而仲淹、富弼、韓琦皆進用。以至臺閣。多一時之賢。太子中允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分別邪正。桑數百言。仲淹與韓琦適自陝西來。道中得之。仲淹撫股謂琦曰。爲此鬼怪輩壞了也。琦曰。天下事不可如此。如此必不成。

臣從彥釋曰易大有之象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夫當大有之時善者揚惡者遏不使並進固君子所以順天休美之命也然忠佞大分善惡察察不知有包荒之義則小人權倖者將無所容而交結黨援何憚而不爲也仁宗時羣賢在朝石介作慶歷聖德詩以褒貶大臣失之於此此仲淹等之所以見忌而太平之功不成抑有由矣嗚乎仲淹可謂明也已

仲淹爲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在延州時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在慶州時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盧於是明珠滅臧等大族皆去賊爲中國用自邊制久墮至兵與將常不相識仲淹始分延州兵爲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爲法方元昊窺邊其主謀張元輩聞朝廷命將若韓琦等但嘻笑而已獨聞仲淹至則相顧有憂色

富弼

仁宗時以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旦弼請罷宴徹樂外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不從及北人行之帝以爲悔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

臣從彥釋曰宰相以天下爲己任者也推公心由直道務使下情通以防壅蔽不亦善乎而惡聞忠言則其人可知已仁宗時執政者禁越職言事弼因論日食請除其禁此亦堯舜明四目達四聰之意而治亂之機也

自西方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弼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局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弼曰。此宰相偷安。欲以天下盡付他人。乞與廷辨。又言邊事係國家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參知樞密院事。今兵與。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帝曰。軍國之事。當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變。內降令中書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弼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

慶歷三年。兩除樞密副使。弼言北人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萬一敗盟。臣死且有罪。非獨臣不敢受。亦願陛下思外裔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誥納上前。逾月復除前命。弼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爲相。范仲淹爲參知政事。杜衍爲樞密使。韓琦與弼副之。歐陽修、余靖、蔡襄爲諫官。皆天下之望。弼既以祖稷自任。而帝獨責成弼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使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弼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爲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弼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略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病爲本。殊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澈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始不悅矣。小人既怨。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之者。帝雖不信。弼因保州賊平。求爲河北宣撫使以避之。

至和中。召拜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弼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謂之寬卹民力。又弛茶

禁以通商賈務省刑獄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夫人憂詔爲罷春宴故事執政遇喪皆起復弼以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仁宗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

仁宗熙寧中召拜左僕射平章事弼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弼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亂亡無幾矣是必奸臣欲進邪說故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卽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時方苦旱羣臣請上尊號及作樂帝不許羣臣固請作樂弼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上以同天節外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爲此盛德事正當示外裔乞並罷上壽從之卽日而雨弼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奸佞近忠良帝親書詔答之曰敢不銘諸肺腑終老是戒弼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陛下待羣臣不以同異爲喜怒不以喜怒爲用舍弼始見帝問邊事弼曰陛下卽位之初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爲戒

是年八月弼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改亳州時王安石用事行青苗弼以謂此法行則財聚於上民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廋請皆貧民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趙濟劾弼以大臣格法新法行當自貴近始若置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僕射判汝州弼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弼雖居家然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

弼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

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黨援。千歧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既勝。必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

臣從彥釋曰。堯舜之時。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者。以其舉元凱去四凶也。夫君子與小人。相爲消長。雖文明之世。不能必天下無小人。雖亂世不能必天下無君子。惟能辨之。使各當其分。此南面之事。而天子之所守者也。故進君子。遠小人。則爲官其職。忠佞雜處。小人在位。是爲曠職矣。天子而曠其職。則亂亡而已矣。故秦之亡也以李斯。漢之亡也以張禹。唐之亂也以林甫、國忠。其亡也以綮、朴。不可不察也。富弼之言。其後王之龜鑑也歟。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七

遺堯錄七

司馬光

仁宗時擢天章閣待制兼侍講仍知諫院英廟初執政建言濮安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太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珪等相顧不敢先光獨奮筆立議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不敢復顧其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高官大爵極其尊榮議成珪卽敕吏以光手稾爲案至今存焉時中外洶洶御史呂誨傅堯俞范純仁呂大防趙鼎趙瞻等皆爭之相繼黜降光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

神宗卽位首擢光爲翰林學士光辭以不能四六帝面諭之仍遣內臣以告強之乃受遂爲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常朝班爲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光繼之言帝相不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頃年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爲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帝曰可

光在英廟時與呂晦同論祖宗之制句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皆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本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爲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

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奸邪。乞加遠竄。章五上。帝爲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光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渙等。諂事中正。而鄜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渙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矣。上手詔問光所從知。光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萬一有之。不可不察。

臣從彥釋曰。唐制官官之法最善。至明皇時。不知謹守。因高力士而輕變之。其源一起。末流不可復塞。自英廟以至神宗之初。光每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蓋懲於此矣。王安石用事。又復啓之。蔡京恃以爲奸。其權大盛。天下之士。爭出其門。根株蟠結。牢不可破。遂爲腹心痼疾。可勝言哉。今則祖宗之法具在。但守之勿失。推之萬世。雖至於無窮可也。

王安石始爲政。粗立制置三司條例司。建爲青苗助役均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下。謂之新法。光邇英殿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光曰。參不變何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帝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光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由此言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年一變者。有五年一變者。有二十年一變者。光以爲不然。且曰。治天下者。譬如居室。弊則更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也。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不才而黜之可也。不可

使兩府侵其事。今爲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苟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爲看詳中書條例司何也。惠卿不能對。詆光曰。光爲侍從何不言。言之而不從何不去。光答曰。是臣之罪也。帝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呂惠卿講畢。羣臣賜坐戶外。將出。命徙於戶內。帝曰。朝廷每更一事。舉朝詢詢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門之外。朝廷之事。不能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帝曰。聞則面言之。光曰。青苗出息。平民爲之。尙能以糶食下戶。至饑寒流離。況縣官法令之威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強也。光曰。愚民知取債之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特縣官不強。富民亦不強也。帝曰。坐倉糴米何如。坐者皆起曰。不便。已罷之幸甚。帝曰。未罷也。光曰。京師有七年之儲。而錢常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光曰。東南錢荒而米狠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末皆病矣。侍講吳申曰。光言至論也。光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陛下職也。帝曰。然。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獄庶愼。惟有司之牧夫。光趨出。帝曰。卿得無以惠卿之言不樂乎。光曰。不敢。

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帝感悟。欲罷其法。安石稱疾求去。會光拜樞密使。上章力辭至六七。曰。陛下誠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等法。雖不用臣。臣受賜多矣。不然。不敢受命也。帝遣人謂光曰。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不當以他事爲辭。光曰。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安石起視事。青苗法卒不罷。光亦卒不受命。尋以書諭安石。三往反。開諭切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因以諂訣指

惠卿曰覆王氏必此人也小人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不至後六年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光求外補以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頃之詔移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不言事至熙寧七年帝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光讀詔書泣下欲默不忍乃復諫六事青苗等法曰此六者尤病民宜先罷之又以書責宰相吳充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

神宗登遐光赴闕臨衞士見光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光相公也民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光懼會放辭謝遂徑歸洛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光問所當先者光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爲諱閭閻愁苦於下而上不知明主憂勤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羣臣而愚民無知歸怨先帝宜下詔首開言路於是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設六事以禁切言者光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請改賜詔書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光方草具所當行者上之而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減皇城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大臣不與光上疏謝當今急務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當萬死詔除光知陳州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門下侍郎光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幼沖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初神宗皇帝勵精求治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閒而入呂惠卿之流以

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帝覺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之欲稍自解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然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天下多故及哲宗嗣位天下之民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爲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欲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光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爲天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衆議乃定

臣從彥釋曰孔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此言孝子居喪志存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也況當易危爲安易亂爲治之時速則濟緩則不及則其改之乃所以爲孝也天子之孝在於保天下光不即理言之乃曰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以此遏衆議則失之矣其後至紹聖時排陷忠良以害於治豈亦光有以召之耶

光嘗謂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物爲先凡所進退皆天下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鬻之不取息而民所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鐵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部左右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爲出

臣從彥釋曰光之相也天子沖幼太皇太后臨朝天下之事聽其所爲其所改法令無不當於人心者惟去元豐閒人與罷免役二者失之夫天下之士未有甘自爲小人者也御之得其道則誰不可使者今皆指爲黨人使不得自新人情天理豈其然乎故澆風一扇名實大亂世所謂善人君子者特賈貨耳可勝歎哉安石之免役正猶楊炎之兩稅東南人實利之若以堯舜三代之法格之則去之可也不然未可輕議也

程顥

仁宗時以進士及第再調江寧上元簿上元田稅不均他邑尤甚顥至爲令晝法民不知擾而一邑大均會令罷去攝邑事上元劇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顥處之有方不閱月民訟遂簡嘗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仁宗登遐遺制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服顥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莫敢違也請盡今日若朝而除之只二日耳尹怒不從顥曰公自除之某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除者再暮移澤州晉城令

顥之治晉城也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澤人淳厚尤服其教命於是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僞無所容凡孤煢廢疾者責之親戚鄉黨使毋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日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童兒所讀書親

爲正句讀。不善者爲易置之。俗始甚野。不知爲學。顥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餘年。服儒者服。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之間。無強盜及鬬死者。顥自晉城罷。用薦者改著作佐郎。尋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一二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頻求對。來欲常相見耳。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先。顥不飾辭辨。獨以至誠感動人主。

帝嘗使推擇人才。顥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爲首。嘗言人主當防未萌之欲。帝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帝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再三。時王安石日益信用。顥每進見。必爲帝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而未嘗急功利。一日極陳治道。帝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顥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安石浸行其說。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若輔臣不同心。小臣預大計。公論不行。青苗取息等是也。安石與顥二人雖道不同。而嘗謂顥忠信。顥嘗被旨赴中書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之。安石爲之愧屈。顥每論事。心平氣和。安石多爲之動。而言路好大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

方秉人論新法紛紛之時。安石以數事。於上前卜之。以決去就。若青苗等議是也。大抵帝不欲抑安石。而安石之意。尙亦無必。但立法之始。恐人阻之。謂始不堅定。則其後必不能行。故執之也。顥謂曰。管仲霸

者之佐也。猶能言出令當如流水。以順人心。今參政苦要作不順人心事。何耶。但作順人心事。人誰不願從也。安石曰。此則感賢誠意。既而有於中書大悖者。安石大怒。遂以死力爭之。而黨與分矣。

帝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顥。以江西路提刑。顥曰。使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叅請得罷。改遷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顥復求對。見帝。帝曰。有甚文字。顥曰。今咫尺天顏。尚不能少回天意。文字更復何用。欲去而上問者數四。顥每以陛下不宜輕用兵爲言。朝廷無能任陛下事者。

哲宗嗣位。覃恩改承議郎。顥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顥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士大夫之識與不識者。莫不悲傷。爲朝廷恨惜。

顥之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初移澤州晉城令。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後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及知扶溝縣事。當法令嚴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憂爲甚難。而顥處之泰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之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顥之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

顥在扶溝時。扶溝地卑歲有水旱。爲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而去官。他日顥語人曰。以扶溝之地。盡爲溝洫。必數歲乃成。吾爲經畫十里之地。開其端。使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爲令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平居無事。有禮義之訓。然後爲善。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

成而廢。夫百里之地至狹也。而道之興廢係焉。是數事皆不及成。豈非命哉。然知而不爲。徒責命之廢興。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

初安石得君。自謂天下學者宗師。以孔孟爲己任。帝眷甚厚。一日對顥。因談安石之學。顥曰。安石之學不是。帝愕然問曰。何故。曰臣不敢遠引。止以近事明之。臣嘗讀詩。詩稱周公之德云。公孫碩膚。赤烏几几。周公盛德形容。如是之盛。若安石者。其身之不能治。何足以及此。

顥常言王氏之於道。只是說耳。譬之繞塔說相輪。非眞有道者也。有道者。言自分明。孟子言堯舜性之。舜由仁義行是也。若乃孔子。則又異焉。孔子於易中止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雖性字由字。已不必道。蓋陰陽剛柔仁義。其理一也。

顥自十五六歲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而未知其要。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庶物。察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乎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者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道之榛蕪。聖門之蔽

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其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率無得也。其論王霸等篇。係教化之本原者。附之於左。

論王霸

臣伏謂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坦然。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毫釐。謬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銜石以爲玉也。陛下躬堯舜之資。處堯舜之位。必以堯舜之道自任。然後爲能充其道。漢唐之君。有可稱者。論其人則非先王之學。考其時則皆駁雜之政。乃以一曲之見。幸至小康。其叛法立統。非可繼於後世者。皆不足爲也。然欲行仁政。而不素講其具。使其道大明而後行。則或出或入。終莫有所至也。夫事有大小。有先後。察其小忽其大。先其所後。後其所先。皆不可以適治。且志不可慢。時不可失。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擇同心一德之臣。與之共成天下之務。則天下幸甚。

論正學禮賢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固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正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閒燕。必有誦訓箴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下。禮命老臣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夕進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此則聖知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囂囂。無復廉恥。蓋亦朝廷尊德樂義之風未孚。而篤誠忠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正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論養賢。

臣竊以議。當代者。皆知得賢則天下治。而未知所以致賢之道也。是雖衆論紛然。未極其要。朝廷亦以行之爲難。而不爲也。三代養賢。必本於學。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本朝踵循唐舊。而館閣清選。止爲文字之職。名實未正。故招賢養才。以輔時贊化。將何從而致之也。臣歷觀古先哲王所以虛己求治。何嘗不盡天下之才。以成已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於人以爲善。今天下之大。豈爲乏賢。而朝廷無養賢之地。以容之。徐察其器能高下。而進退之也。臣今欲乞朝廷。設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賢。

凡公論推薦及巖穴之士必招致優禮視品給俸而不可遽進以官凡有政治則委之詳察凡有典禮則使之討論經畫得以奏陳而治亂得以講究也俾羣居切磨日盡其才使政府及近侍之臣互與相接陛下時賜召對訪以治道可觀其才器識能也察之以累歲人品益分然後使賢者就位能者任職或委付郡縣或師表士儒其德業尤異漸進以師臣職司之任爲輔弼爲公卿無施之不稱也若是則引彙並進野無遺賢陛下尊賢待士之心可無負於天下矣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八

遵堯錄別錄

周衰孔子沒道學不明楊朱墨翟乃以其所學扇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墨之道盛行當是時也闢之者孟子一人而已自漢以來至於唐而釋老之徒又以其所學扇天下當是時也闢之者韓愈一人而已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然愈猶能闢之異代同功至今賴以爲功者也昔者孔子道既不行懼人之溺於禽獸也懼外裔之亂於中國也於是作春秋故春秋一書獨謹嚴本朝熙寧初學有儒者起自江寧以孔孟之道倡於時以管商之法施於政顛倒舜跖奪其義心混一莊揚蕩於不法正道荒蕪士風一變使蔡氏階之以濟其亂則其爲害不特釋老與楊墨爾所以發天下之瞶瞶瑩天下之晦晦者當在陛下比雖詔毀其像未能廓如故臣別錄司馬光陳瓘二人之言以著其罪

司馬光論王安石

仁宗嘉祐中糾察在京刑獄會帝升遐而安石亦丁憂服滿不起其在江寧平居淡然一無所嗜好惟以講學爲事其朋游有自四方來者神宗卽位常一令赴闕未幾擢翰林學士遂大用之安石旣得君且恃其才棄衆任己變更祖宗法度汲汲然以斂民財爲意其所薦引多非其人言路之臣攻之者甚衆

而翰林學士司馬光之言尤爲至切帝不用光又以書諭安石三往反不聽熙寧七年天下旱蝗詔求直言是時光判西京留司御史於是上言復以六事爲言其大略曰臣伏讀詔書喜極以謂昔成湯以六事自責今陛下既已知之羣臣夫復何云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陛下誠知其如是斷然不疑不爲左右所移則安知今日災沴不如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更爲生民社稷之福乎臣竊觀陛下英睿之性希世少倫卽位以來勵精求治恥爲繼體守文之常主擢俊傑之才使之執政言無不從計無不用所舉者超遷所毀者斥退垂衣拱手聽其所爲推心置腹人莫能間雖齊侯之管仲蜀先主之諸葛亮殆無以過也執政者亦悉心竭力以副陛下之所欲恥爲碌碌守法循故事之臣每以周公自任固宜百度交正四民豐樂頌聲旁洽嘉瑞沓至乃其效也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甚大古今罕有其故何哉豈非執政之臣所以輔陛下者未得其道故耶所謂未得其道者在於好人同己惡人異己是也陛下既全以威福之柄授之使之制作新法以利天下是宜與天下共之舍短取長以求盡善而獨任己意惡人攻難羣臣有與之同者則擢用不次有與之異者則禍辱隨之常人之情誰肯去福而取禍棄榮而就辱由是躁於富貴者翕然附之立得美官其忠直有守者皆擯斥廢棄或罹罪譴一身之無所容至於諫臺之官乃天子耳目所以規朝政之闕失糾大臣之專恣此陛下所當自擇而使執政擇之彼專用其所親愛之人或少有違忤則加貶逐以懲後來得諂諛之尤者然後使爲之然則執政之愆謬羣臣之奸詐下民之疾苦遠方之冤抑

陛下何從得見之乎。又奉法訪利害於四方者。亦其所親愛之人。皆先稟其旨意。憑其氣勢。以驅迫州縣之吏。善惡係其筆端。升沈由其口吻。彼州縣之吏。迎奉承順之不暇。何暇與之講利害。立同異哉。及其入奏。則云州縣之守宰。莫不以其所爲爲便。經久可行。陛下但見其文書。燦然可觀。以爲法之至善。咨謀僉同。豈知其在外之所爲哉。或者更增爲條目。務爲新巧。互陳利害。各事更張。使盡一之法。日殊月異。久而不已。吏民莫知所從。蓋由襲舊則無功。出奇則有賞。故也。又令使者督責所在監司。監司督責州縣。上下相驅。競爲苛刻。奉行新法。稍有不盡力。則謂之非材不職。及沮壞新法。立行停替。或未熟新法。誤有違犯。皆不理赦降去官。與犯贓罪者同。而重於犯私罪者。州縣之吏。惟奉行文書。求免罪戾之不暇。民事不復留心矣。又遣邏卒。聽市道之人謗議者。執而刑之。又出榜立賞。募人告捕誹謗朝政者。臣不知自古明王之政。固如是乎。昔堯稽於衆。舍己從人。舜戒羣臣。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此其所以爲帝王稱首也。秦惡聞其過失。殺直諫之士。禁偶語之人。及其禍敗。行道之人。皆知之矣。而己獨不知。此其所以爲萬世戒也。衞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衞。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尙卻衆謀。況和非以長惡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說人之讚己。暗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以求容。諂莫甚焉。君暗臣諂。以在民上。民不與焉。若此不已。國無類矣。子思言於衞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爲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自以爲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旣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

禍。如是則善安從生。今執政立新法。而羣下同賢之。有以異於衞國之政乎。是以士大夫憤懣鬱結。視屋竊歎。而口不敢言。庶人饑寒憔悴。怨歎號泣。而無所控告。此則陛下所謂忠言讜謀。鬱於上聞。而阿諛壅蔽其私者也。苟忠讜退伏。阿諛滿側。而望百度之正。四民之富。頌聲之洽。嘉瑞之臻。固亦難矣。今朝廷之缺政。其大者有六而已。一曰廣散青苗。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實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罷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裔。得少失多。五曰排結保甲。教習凶器。以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若其他瑣細。不足爲陛下道也。舍其大而言其細。舍其急而言其緩。外有獻替之迹。內懷附會之心。是奸邪之尤者。臣不敢爲也。陛下左右前後之臣。日譽新法之善者。其心亦知其不可。但欲希望聖心。附會執政。以盜竊富貴。一旦陛下之意移。則彼之所言異矣。臣今不敢復費簡札。敍六者利害。以煩聖聽。但陛下勿問阿諛之黨。勿徇權臣之意。斷志罷之。必有能爲陛下言其詳矣。此六者之中。青苗爲害尤大。又聞青苗之法。災傷及五分。則當倚閣。官吏不仁者。止放四分以下稅。此尤可罪也。臣在宂散之地。若朝廷小小得失。固不得與聞。今坐視百姓困於新法如此。竊爲朝廷除憂。而陛下曾不知之。今年以來。臣衰病日增。萬一溘先朝露。有所不盡。長抱恨於黃泉。用是冒死爲陛下言之。陛下猶忽而不之信。此則天也。臣不敢復言矣。

臣從彥釋曰。異哉安石之爲人也。觀其平時。抗志羲皇之上。其學聖人。必造孔氏淵源。其經術文章。

下視雄愈。及其立朝也。登對從容。每告其君。必以堯舜爲法。而自任以夔龍。神宗眷遇特厚。遂大用之。言無不聽。計無不從。一時之間。可謂明良相際矣。然攷其所存則自私。論其所爲則自喜。必求其實效。則捕風促影之爲。原安石之心。其初實以儒者爲之。而其效一不應。其功烈曾不足以比管仲。是何也。易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古人有之。安石無乃失之於此故耶。非臣愚所敢知也。惟興舍法。以經義易詞章。訓釋三經。挽天下學者從之。以爲先王一道德同風俗之意。果在於此。鼓之以名。導之以利。當是時也。安石方名重。自謂一世宗師。天下之人。誰不願從。故唱者雷震。應者風靡。遺風餘澤。淪入肌膚。不可去。民無有被其澤者。至今野叟能言其非。而誦其說於都人邑士之前。不笑以爲狂。則必怒也。蓋其所以入者。非朝夕也。此不足怪。大抵安石類伯夷。才辨過人。初自江寧來。天下傾想。既以才名擅天下。而又得君。遂謂海內無人。棄衆任己。執政未踰年。御史中丞呂誨奏疏極詆其非。然傷於太刻。有不當於人心者。今掇其衆所共知。顯顯者數事。著之於篇。庶幾以悟宸衷。且使天下後世。有所考證云。誨之言曰。安石自居政府。事無大小。必與同列異議。或因奏對。留身進說。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寒同列。是則歸善於己。非則斂怨於君。此衆人之所同知也。宰相以道佐人主者也。於事無所與。旬日差除。安石皆自親之。凡近臣之不附己者。皆逐之使外補。乃以爲出自聖意。矯誣不恭。作威害政。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安石嘗奏對翫座之前。不考情實。惟事誣辨。比與唐介論謀殺刑名。以至誼譁。介忠勁之人。務守大體。不能以口舌勝之。不勝憤懣。發疽而死。自是同列罔不

忌憚雖丞相亦退避不敢與校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安石初入翰林未聞進士之賢者有弟安國人望未孚仍使同列共薦之朝廷以狀元恩例處之猶謂之薄文卷不優而主試之人遂罹中傷及居政府曾不半年竊弄威權無所不至自鬻希進者奔走其門怙勢招權浸成黨與此亦衆人之所同知也上方稽唐堯睦親之意友愛其弟以風天下爲大臣者當務將順反納小人章辟光建言以惑聰明意在離間遂成其事此亦衆人所同知也其終結之曰臣指陳猥瑣未免干犯誠恐陛下說其才辨日久歲深情僞不得知邪正無復辨羣陰迭進小人衆多則賢者必遯禍亂必至矣又曰臣推安石之迹固無遠略惟以立異於人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若安石久居廟廊必無安靜之理其大略如此已而果然是以天下旱蝗詔求直言而司馬光所陳略盡之矣方安石未用之時天下顒然必謂可致太平於是時也知其不可用者三人而已韓琦吳長文與呂誨是已而司馬光不與焉此三人者以經術文章較之皆出安石之下遠甚以政事言之則此三人者決不爲安石所爲則安石之經術文章祗以爲不祥之具而已故相繼論列者多矣惟誨與光獨任其責焉彼二人之言其理昭然不可謂不至也然帝不能用卒使禍亂成於蔡京之手庸非天乎

陳瓘論蔡京

哲宗時京與其弟卞俱在朝廷是時章子厚執政威福自己出京卞二人實贊道之姦德相濟太上皇即位擢京爲翰林承旨京陰結權貴專務不德帝將有大用之意中外洶洶右司諫陳瓘力言之章十上

其尤切至者曰臣聞盡言招禍古人所戒言路之臣豈能免此臣伏見翰林學士承旨蔡京當紹聖之初弟兄在朝贊道章子厚共作威福卞則陰爲謀畫子厚則果斷力行且謀且行者京也哲宗篤於繼述一於委任事無大小信子厚不疑卞於此時假繼述之說以美私史子厚於此時因委任之篤自明己功京則盛推安石之聖過於神考又推定策之功毀滅宣仁以取合二子子厚之矜伐京爲有助卞之悖乖京實贊之當此之時言官常安民屢攻其罪京與子厚卞共怒安民協力排陷斥爲奸黨而孫諤董端逸陳次升因論京相繼黜逐哲宗晚得鄒浩不由進擬置之言路浩能忘身徇節上副聖知京又因其得罪而擠毀之七年之間五害言者揜朝廷之耳目成私門之利勢言路既絕人皆鉗默凡所施行得以自恣遂使當時之所行皆爲今日之所蔽臣請略指四事皆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也蔡卞之薄神考陛下既知其惡矣伯仲相符塤篪如一事無異議罪豈殊科一黜一留人所未諭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一也邢恕之累宣仁陛下既察其罪矣於是司馬光劉摯梁燾等皆蒙敍復京常奏疏請誅摯等家族審如京言則所以累宣仁者豈特邢恕一人而已哉在恕則逐之在京則留之何以塞邢恕不平之口而慰宣仁在天之靈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二也章子厚自明定策之功追貶王珪京亦自謂元豐末被命帶開封劒子攜劒入內欲斬王珪京之門人皆謂京於此時禁制宣仁京亦有社稷之功今陛下雪珪之罪還其舊官則是以珪之貶於子厚爲非也在子厚則非之在京則留之如是則子厚有辭矣珪有憾矣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三也子厚之初篤信京卞傾心降意隨此二人假繼述

之說。以行其私。三人議論。如出一口。自紹聖三年九月。卞爲執政。於是京始大怒。而與子厚絕矣。自今觀之。京之所以與子厚絕者。爲國事乎。爲家事乎。此天下之所以議京者四也。陛下卽位之初。以用賢去邪爲先。而京之蒙蔽欺罔。曾無忌憚。陛下必欲留京於朝者。其故何哉。臣知陛下之意。本無適莫。而京之所以據位希進。牢不可拔者。則以韓忠彥、曾布不能爲國遠慮。輕率自用。激成其勢故也。京、卞同惡。天下所共知。若用天下之言。以合公議。則顯正二人之罪不難也。忠彥等不能出此。託之師謀而出之太原。雖加以兩制學士之職。而實以詭計除之。想當進擬之時。必有不情之奏。出奇設策。不由誠心。二聖安得無疑。公議亦未以爲允。及京之留。布復爭辨。再三之瀆。無以取信。相激之勢。因此而成。陛下進賢退邪。法則堯舜。然天下之心。皆疑陛下有用京之意者。以京之復留故也。京之所以復留者。以忠彥等去之不以其道故也。去之不以其道。則留之者生於相激。萬一京果大用。則天下治亂。自此分矣。崔羣謂唐之治亂。在李林甫、張九齡。進退之時。今京欺蔑先帝。與甫無異。而又歸過於先烈。賣禍於子厚。卞曲爲自安之計。而陛下果留之矣。今既可以復留。則後不可以大用。天下治亂之勢。繫於一京。崔羣之言。可不念哉。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禍亂之機。亦不可以不早辨也。陛下嗣位之初。首開言路。可謂知所先後矣。臣愚首預茲選。明知京在朝必爲大患。而不能以時建言。萬一有意外不虞之變。陛下幡然悔悟。誅責當時言事之臣。則臣雖碎首陷胸。何補於事。此臣之所以憤懣而不敢默也。臣嘗爲卞所薦。與京無纖介之隙。所以言之者。爲國事爾。非特爲國事也。亦爲蔡氏也。且京、卞用事以來。

籠絡薦引天下之士。處要路得美官者。不下數百人。其間材智藝能之士。可用之人。誠爲不少。彼皆明知京、卞負國。欲洗心自新。捨去私門。顧朝廷未有以招之耳。臣謂京在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指爲蔡氏之黨。若去朝廷。則此數百千人。皆反爲朝廷之用。所以消去朋黨。廣收人才。正在陛下。果於去京而已。此亦已用之術。在昔熙寧之末。王安石、呂惠卿紛爭以後。天下之士。分爲兩黨。神考患之。於是自安石既退。惠卿既出。後不復用此兩人。而兩門之士。亦兼取而並用之也。當時天下之士。有王黨呂黨而朋黨之禍。終不及於朝廷者以此。然則消去朋黨之禍。惟在去京而已。今京關通交結。其勢益牢。共布腹心。共成私計。羽翼成就。可以高飛。愚弄朝廷。有同兒戲。陛下若不蚤悔。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自古爲人臣者。官無高下。干犯人主。未必得禍。一觸權臣。破碎必矣。或以爲離間君臣。或以爲賣直歸怨。或託以他事。陰中傷之。或於已黜之後。責其怨望。此古人之所以不免也。臣豈敢自愛其身。若使臣自愛其身。則陛下不得聞京之罪矣。國家內外無事。一百四十一年矣。古所無有。甚可畏也。譬如年老之人。康強無疾。日服溫暖。猶恐氣衰。至於保養陰邪。必成腹心之疾。伏望陛下。謹保祖宗之業。獨持威福之柄。斷自宸衷。果於去惡。則天下幸甚。取進止。帝以瓘之所論不根。罷右司諫。添差監揚州糧料院。尋改差知無爲軍。瓘復上章。條其事件曰。臣上件所言。在既責揚州糧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爲是。則當如臣所請。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後改臣差遣。以示聽納。若以臣言爲非。則當重加貶竄。乃得允當。今京榮鬻自肆。無所畏憚。而臣章屢上。並未蒙降出。則是陛下不以臣言爲信。不信其言。而輕於

改命。傳之天下人必駭惑。其爲聖政之累。無大於此。且京久在朝廷。耑以輕君罔上爲能。以植黨任數爲術。挾繼述之說爲自便之計。稍違其意。則以不忠不孝之名加之。脅持上下。決欲取勝而後已。主威不行。士論憂恐。京若不去。必爲腹心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之一身。遷貶榮辱。何足道哉。所有差知無爲軍敕命。臣不敢祗受。迤邐乘船前去揚州聽候指揮。

臣從彥釋曰。揚子稱樗里子之智也曰。使知國如知葬。則吾以疾爲蓍龜。以甚言知國之難也。陳瓘之論蔡京。其吉凶禍福。莫不兆見。可爲國之蓍龜者矣。然京終大用。鞫爲禍福。瓘言不售。終斥逐流落以死於外。王黼繼之。遂召金人犯闕之變。豈不甚可憫哉。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九

議論要語

人主讀經則師其意。讀史則師其迹。然讀經以尚書爲先。讀史以唐書爲首。蓋尚書論人主善惡爲多。唐書論朝廷變故最盛。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漢之張釋之。唐之徐有功。以恕求情者也。常衮一切用法。四方奏請。莫有獲者。彼庸人哉。天下後世典獄之官。當以有功爲法。以衮爲戒。

人主欲明而不察。仁而不懦。蓋察常累明。而懦反害仁。故也。漢昭帝明而不察。章帝仁而不懦。孝宣明矣。而失之察。孝元仁矣。而失之懦。若唐德宗則察而不明。高宗則懦而不仁。兼二者之長。其惟漢文乎。

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廢法度則變亂之事起。恃德澤則驕佚之心生。自古德澤最厚。莫若堯舜。向使子孫可恃。則堯舜必傳其子。至於法度。則莫若周家之最明。向使子孫世守。則歷年至今猶存可也。

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義兼隆。所以享國至於長久。自漢以來。或得其偏。如漢文帝過於仁。宣帝過於義。夫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

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主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周厲王監謗秦始皇偶語者棄市徒能禁於一時豈能禁之於萬世觀厲王之惡至秦之世而不可禁始皇之惡至漢之世而不可禁非惟不能禁於後世則又必有明白其是非者賢君所以專務修德而樂聞善言當時之臣故亦樂告以善道而成一代之治安彼二主不達此規規然徒禁一時之論難行事不善使人不敢議其非或致亡於一朝而取譏評於萬世不亦誤哉然想當時未必其身親爲不善也必有奸佞之臣濟之此可以爲世戒

仁義禮智所以爲立身之本而闕一不可故孟子以惻隱之心爲仁之端而無惻隱之心則非人以羞惡之心爲義之端而無羞惡之心則非人以辭讓之心爲禮之端而無辭讓之心則非人以是非之心爲智之端而無是非之心則非人李林甫爲宰相在廷之臣皆非人也掊克生靈無惻隱之心阿附宦官無羞惡之心勢利相傾無辭讓之心上下雷同無是非之心夫一端之亡亦非人矣況四端俱亡安得謂之人宜乎有天寶之亂也

君明君之福臣忠臣之福君明臣忠則朝廷治安得不謂之福乎父慈父之福子孝子之福父慈子孝則家道隆盛得不謂之福乎俗人以富貴爲福陋哉

老子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指國家而言故晉武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隨文平陳房喬知其不久禍

福倚伏者其在茲乎。

唐德宗之惡過於紂。孟子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匹夫。何則。仁義所以治天下之本。而紂皆殘賊之。遂失天下。觀德宗之惡。詎止於賊仁義哉。社稷不亡幸矣。

奸邪之人亂國政。李林甫是也。庸鄙之士弱國勢。張禹是也。荀子曰。權出於一者強。謂權出於一則主勢不分。而君道尊矣。後世宰相侵君之權。而不令終者多。賢如李文饒。尙不能免此。況李林甫之徒哉。爲人臣者。視此以爲戒。

王者富民。霸者富國。富民三代之世是也。富國齊晉是也。至漢文帝行王者之道。欲富民而告戒不嚴。民反至於奢。武帝行霸者之道。欲富國而費用無節。國乃至於耗。

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或朝廷不務教化。而責士人之廉恥。士人不尙廉恥。而望風俗之美。其可得乎。

君子在朝。則天下必治。蓋君子進則常有亂世之言。使人主多憂。而善心生。故天下所以必治。小人在朝。天下必亂。蓋小人進。則常有治世之言。使人主多樂。而怠心生。故天下所以必亂。

正者天下之所同好。邪者天下之所同惡。而聖賢未嘗致憂於其閒。蓋邪正已明故也。至於邪正未明。則聖賢憂之。觀少正卯言僞而辨。行僻而堅。孔子則誅之。楊墨一則爲我。一則兼愛。孟子則闢之。皆邪正未明。而惑人者衆。此孔孟之所以汲汲。

繼志述事。禮記獨指武王周公。不可執定而行。使宣王繼厲王志。述厲王事可乎。石守道采摭唐史中。女后、奸臣、宦官事。各以其類作三卷。目之曰唐鑑。而言曰。巍巍巨唐。女后亂之於前。奸臣壞之於中。宦官覆之於後。考其所論。可爲萬世鑑。惜乎不推其本而言之。故人主欲懲三者之患。其本不過有二。以內則清心。以外則知人。能清心則女后不能亂之。能知人則奸臣不能壞之。宦官不能覆之。請借明皇一君而論。開元能清心矣。能知人矣。武氏、惠妃、蕭嵩、楊思勗。豈能易其志。及天寶之際。不能清心矣。不能知人矣。而楊貴妃、李林甫、高力士。遂亂其心。清心知人。其人主致治之本歟。天下之變。不起於四方。而起於朝廷。譬如人之傷氣。則寒暑易侵。木之傷心。則風雨易折。故內有李林甫之奸。則外有祿山之亂。內有盧杞之邪。則外有朱泚之叛。易曰。負且乘。致寇至。不虛言哉。三代法度。秦盡變之。然獨不去肉刑。以此用心。安得不遽滅。

漢宣帝詰責杜延年。治郡不進。乃善識治體者。夫治郡不進。非人臣之大罪。而宣帝必欲詰責之。何耶。蓋中興之際。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法度未備。政事未修。民人未安堵。或治郡不進。則百職廢矣。烏可不責之。夫一郡尚爾。況天下乎。予謂漢宣帝識治體。

漢武帝知汲黯之賢而不用。唐太宗知宇文士及之佞而不去。何其誤耶。夫人主知賢而不能用。未若不知之爲善。知佞而不能去。未若不知之爲愈。苟知賢而不能用。則善無所勸。知佞而不能去。則惡無所懲。雖然。武帝知賢而不用。猶愈於元帝。知蕭望之之賢而反罪焉。太宗知佞而不去。猶愈於德宗。知盧

杞之奸而復用焉。觀元帝、德宗之與武帝、太宗豈不相寥絕哉。

三代之治在道而不在法。三代之法貴實而不貴名。後世反之。此享國與治安所以不同。

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爲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享國五十五年。其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武帝反不用。其爲君可知。

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愛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士之立身要以名節忠義爲本。有名節則不枉道以求進。有忠義則不固寵以欺君矣。

朝廷大奸不可容。朋友小過不可不容。若容大奸。必亂天下。不容小過。則無全人。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以君言之。則宣帝、明帝以臣言之。則趙廣漢、張敞、得之。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以君言之。則文帝、景帝以臣言之。則龔遂、黃霸、得之。君臣優劣於此可見。

聖人無欲。君子寡欲。衆人多欲。

路溫舒之見高矣。宣帝初立。政之寬猛。中外未嘗見之。而路溫舒首以尚德緩刑爲戒。援引古今。至於千古。其後蓋寬饒、楊惲、以無罪見戮。果符溫舒之言。嗚呼。人臣見幾而能諫。人主聞善而能徙。然後君臣

兩盡其道。溫舒見而能諫矣。宣帝聞善不能徙。惜哉。

昔季氏伐顓臾。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其後陽貨果囚季桓子。聖人之言。可不爲萬世法哉。自三代而下。人主不師孔子之言。不戒季氏之事。而被蕭牆之害者多矣。

成湯處心過於武王。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武王以受罪浮於桀。曰今朕必往。則豈復有慙德哉。又湯誓湯誥。數桀之惡淺。而泰誓數紂之惡深。善乎古人謂紂雖無道。不如是之甚者。誠知武王之心歟。

人君納諫之本。先於虛己。禹拜昌言。故能納諫。德宗強明自任。必能拒諫。

人之立身。可常行者在德。不可常行者在威。蓋德則感人也深。而百世不忘。威則格人也淺。而一時所畏。然德與威。不可偏廢也。常使德勝威。則不失其爲忠厚之士。苟威勝德。則未免爲鍛鍊之流。觀羊祜與杜預俱守襄陽。後人思祜之深。而思預之淺者。豈祜尚德而預尚威乎。

中人之性。由於所習。見其善則習於爲善。見其惡則習於爲惡。習於爲善。則舉世相率而爲善。而不知善之爲是。東漢黨錮之士。與夫太學生是也。習於爲惡。則舉世相率而爲惡。而不知惡之爲非。五代君臣是也。

西漢人才。可與適道。東漢人才。可與立。三國人才。可與權。杜欽、谷永。可與適道。而不可與立。故附王氏。陳蕃、竇武。可與立。而不可權。故困於宦官。至於諸葛孔明。然後可與權。夫人才至可與權。則不可以有加。

張良近太公之才略。諸葛近伊尹之出處。然良佐高祖。論其時則宜。論其德則合。亮處三國。則材大任小。惜哉。

羅豫章先生文集卷之十

維著

春秋指歸序

余聞伊川先生有緒言曰。三王之法。各是一王之法。春秋之法。乃百王不易之通法也。聖人以謂三王不可復回。且慮後世聖王之不作也。故作此一書。以遺惠後人。使後之作者。不必德若湯武。亦足以起三代之治也。大略如此。春秋誠百王之通法耶。先儒之說。春秋不然。先儒紛紛不足道。此處有誤。姑依原本。孟子於聖門。蓋得其傳者也。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孟子之說春秋者也。然未嘗以春秋爲百王之通法也。伊川何從而得之哉。已而反求諸其心。不立一毫。不失一曠。一以其言徵之。豁若夢覺。曰。春秋之爲春秋也。尙矣。乃今知之。自周室板蕩。宣王撥亂反正。其詩美之。小有吉日鴻雁。大有崧高烝民。不幸繼以幽王。而驪山之禍作焉。然而文武之澤未殄也。故平王東遷。人猶望其復興也。及其久也。政益衰。法益壞。黍離變爲國風。陵遲極矣。方是時也。去文王已五百餘歲矣。冠屨顚倒。外裔亂華。天生聖人。又不見用。春秋於此時。儻不復作。天下不胥而爲禽獸者。吾不敢信也。故夫子因魯史一十二公。始隱終麟。以二百四十年之事。斠爲一代之典。善善而惡惡。是是而非非。寬不慢。猛不殘。文不華。實不陋。久而彌光。可以垂後世。傳無窮。眞後世之懿範也。所謂考諸三王而

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其此書之謂乎或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其信然乎曰春秋則自隱公以來征伐四出盟會紛然迨莊歷僖楚人大爲中國患於時尊天子攘四裔使天下不遂左衽者桓文二公之力也故伐楚之役齊桓稱爵城濮之戰文公以霸自後世言之二公之功烈莫盛焉自三王之時言不免爲罪也首止之會河陽之狩是也夫子因其事而辭之以明王道故曰春秋其事則桓文古之聖人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者非有甚高難行之行卓異之術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天下治矣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蓋典也禮也皆天也堯舜之治天下不越乎君臣父子之間而禮以文之者也故春秋誅一世子止而天下之爲人子者莫敢不孝戮一大夫盾而天下之爲人臣者莫敢不忠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孟氏之言抑有由也或曰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易道三王之道盡於此矣而又作春秋何也曰五經論其理春秋見之行事春秋聖人之用也龜山嘗告人曰春秋其事之終歟學者先明五經然後學春秋則其用利矣亦以此也久矣哉春秋之掩於傳註也猶鑑掩於塵不有人焉刮垢磨光以還其明則是後之學者將終不覩聖人之心天下生靈將終不見三代之治而夫子生平之志將終不行理必無是也此伊川之所以有春秋傳也近世說春秋者多矣政和歲在丁酉余從龜山先生於毘陵授學經年盡裒得其書以歸惟春秋傳未之獲覩也宣和之初自輦下趨郊郵門人尹焞出以授予退而考合於經驗之以心而參之以古今之學蓋其所得者十五六於春秋大義譬如日月經天河海帶地莫不昭然微詞妙旨譬如璣衡之察時有

所見用是掇其至當者作指歸又因前人纂集之功分別條章裁成義例者作釋例未知中否要須雍容自盡於燕閒靜一之中遲之以歲月積之以力久優而游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則於春秋之學其庶幾乎

韋齋記

宣和三年歲在癸卯之中秋朱喬年得尤溪尉常治一室聚羣書宴坐寢休其間後知大學之淵源異端之學無所入於其心自知辯急害道名其室曰韋齋取古人佩韋之義汎觀古人有以物爲戒者有以人爲戒者所謂佩韋以物爲戒者也人之大患在於不知過知過而思自改於是有戒焉非賢者孰能之乎予始以困捐未能遂志因作航齋陸海中且思古人所以進此道者必有由而然久之乃喟然歎曰自孟軻氏歿更歷漢唐寥寥千載迄無其人有能自樹立者不過注心於外崇尚世儒之語而已與之游孔氏之門入於堯舜之道其必不能至矣夫中庸之書世之學者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者也而其始則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終則曰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此言何謂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大學之道在知其所止而已苟知所止則知學之先後苟不知所止則於學無自而進矣漆雕開之學曰吾斯之未能信曾點之學曰異乎三子者之撰顏淵之學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而孔子悅開與點稱顏回以庶幾蓋許其進也此予之所嘗自勉者也故以聖賢則莫學而非道以俗學則莫學而非物喬年才高而智明其剛不屈於俗其學也方進而未艾齋成之明年使人來求記於余余辭以不

能則非朋友之義欲蹈襲世儒之語則非吾心故以其胥所自勉者併書之使人知其在此而不在彼也或曰韋齋之作終無益於學也耶曰古之人固有刻諸盤杅銘諸几杖置金人以戒多言置欹器以戒自滿聖人皆有取焉苟善取之則韋齋之作不無補也

延平先生答晦翁云承錄示韋齋記追往念舊令人淒然某中間所舉中庸始終之說元晦以謂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卽全體是未發底道理惟聖人盡性能然若如此看卽於全體處何處不是此氣象第恐無甚氣味爾某竊以謂肫肫其仁以下三句乃是體認到此達天德之效處就喜怒哀樂未發處存養至此氣象儘有地位也

誨子姪文

東鄰有千條家子孫不肖博弈飲酒馳馬試劍挾彈持弩與羣小爲伍見士人則逃遁西鄰有百貫家子孫不羞里巷不顧父母日復如是諸子前行路人肉杖之曰爲人子孫固如是乎二家之長一日聚議曰吾二家子孫不肖如是之深治之恐傷骨肉之情不治之則恐敗先君之業若之何而爲是乎旁有客曰此乃至愚至賤之徒終遭刑責而後已吾將拉汝二人訪諸南鄰萬斛之丈人請問訓子孫之術矣南鄰萬斛之家數十人入孝出弟文行忠信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篇閨門之內肅肅如也閨門之外雍雍如也君之子孫若是夫何爲而至是也南鄰萬斛丈人曰吾之誨子孫也非鞭非笞非詬非詈但寫唐文人杜牧示小姪阿宜二句又寫本朝宰執諸公倣杜牧示姪聯句又寫范文正公家訓

題東軒壁句。時人謂之東壁句。吾將示之倣傚。寫於東壁。示子孫尤佳。東西二丈曰。敬聞命矣。願得本以寫於壁焉。

與陳默堂書

從彥承諭聖道甚微。有能於後生中得一箇半箇。可以與聞於此。庶幾傳者愈廣。吾道不孤。又何難之不易也。

從彥聞尊兄此言。尤著意詢訪。近有後生李愿中者。向道甚銳。曾以書求教。趨向大抵近正。漫錄其書。併從彥所作小詩呈左右。未知以爲然否。

詩

觀書有感

靜處觀心塵不染。閒中稽古意尤深。周誠程敬應麤會。與理休從此外尋。

自警

性地栽培恐易蕪。是非理欲謹於初。孔顏樂地非難造。好讀誠明靜定書。

示書生

知行踐徑固非艱。每在操存養性間。此道悟來隨寓見。一毫物欲敢相關。

顏樂齋

山染嵐光帶日黃蕭然茅屋枕池塘自知寡與眞堪笑賴有顏瓢一味長

邀月堂

矮作垣牆小作臺時邀明月寫襟懷夜深獨有長庚伴不許庸人取次來後改云也知鄰鬬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

延平先生云羅先生山居詩侗記不全今只據追思得者錄去邀月臺詩云云侗見先生出此語後兩句不甚愜人意嘗妄意云先生可改下兩句不甚渾然先生改云也知鄰鬬非吾事且把行藏付酒杯蓋作此數絕時正靖康閒也

送南劍王守歸二首

三年政化被生民甘雨祥風溢劍津解組幡然賦歸去攀轅無計可留恂

未把陽關三疊吟且將謬句寫離心千尋浩浩鐔溪水別恨不知誰淺深

勉李愿中五首愿中以書求道甚力作詩五首以勉其意然借視聽於聾盲未知是否

聖道由來自坦夷休述佛學惑他歧死灰槁木渾無用緣置心官不肯思學道以思爲上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書曰思曰睿睿作聖惟狂克念作聖佛法一切反是

不聞雞犬鬧桑麻仁宅安居是我家耕種情田勤禮義眼前風物任繁華

今古乾坤共此身安身須是且安民臨深履薄緣何事祇恐操心近矢人外吾聖人之學申韓佛老皆有書在決擇也

彩筆畫空空不染利刀割水水無痕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恩吾道當無凝於物

權門來往絕行蹤。一片閒雲過九峯。不似在家貧亦好。水邊林下養疏慵。

自述

松菊相親莫厭頻。紛紛人世只紅塵。自憐寡與眞堪笑。賴有淸風是故人。

題一鉢庵

可憐萱草信無憂。誰謂幽蘭解結愁。欲得寸田斷荆棘。只消一作祇應。長伴赤松游。

挽吉溪吳助教三首

室富眞儒業。門多長者車。明經方教子。得第已榮家。性守仍知分。天然不愛奢。百年成古昔。行路亦咨嗟。

新生誇踯躅。舊德歎凋零。冷帶商巖月。光淩處士星。布衣難得祿。白首易窮經。追想今何在。溪流對洞庭。

顏樂亭用陳默堂韻

平時仰止在高山。要以亭名樂內顏。顚倒一生渾是夢。尋思百計不如閒。心齋肯與塵汙染。陋巷寧容俗往還。堅守簞瓢心不改。恐流乞祭向墦間。

寄傲軒用陳默堂韻

自嗟踽踽復涼涼。餬口安能仰四方。目送歸鴻心自遠。門堪羅雀日偏長。家徒四壁樽仍綠。侯戶千頭橘又黃。我醉欲眠卿且去。肯陪俗客語義皇。

濯纓亭用陳默堂韻

十載猶緇京洛塵歸與那復廁朝紳君今談笑青油幕我但巍峩烏角巾江漢更從尼父濯衣冠寧羨屈原新欲賡孺子滄浪詠會意須還舍瑟人

題靜亭

鼎瓶新亭靜更幽四時景象鎮長留端如和氣裏談笑恍若春風中泳游排闥山供藍色重憑闌水擁璧光浮我來登賞無窮趣好把詩篇與唱酬

送延年行　延年弟子也不知何姓以詩辭辭先生用韻以餞其行或曰年與平字畫相似疑即延平謂李愿中也

聖言天遠海潭潭獨在潛心久泳涵猥念百家非己好妄將一貫與君談賢如賜也才知二學若陳亢只得三此道悟來因自足卻隨鵬鳥話圖南

再用韻送延年

心源寂靜映寒潭每欲操存更養涵顧我日思攀劇論荷君時與得高談眼前舊識知多少物外深交沒二三幸久相親頻握手遽成分別又東南

和延年巖桂

幾樹芬芳檀與沈枝枝若占郤家林風搖已認飄殘菊日照渾疑綴散金仙窟移來成美景東堂分去結清陰我今不願蟾宮折待到蟾宮向上吟

題德士退庵

牛頭山頂鑠煙霞。簷月松風卽我家。筏渡有情新活計。袋空無物舊生涯。已將黃葉分雙手。卻擘白茅占一窓。會得嬾慵歸去路。索然忘鳥更忘花。

賀田溪張公遷居

華構經營占地靈。濃嵐環合數峯青。苟完公子方成室。趨訓兒孫已過庭。豈止一時誇壯麗。定知百世享安寧。顧惟善頌非張老。祗貢湯盤往日銘。

和張公敍別古風

良工創新第。瀟灑倅洞府。經營未畢工。四面方輿堵。蛟龍忽夜徙。空中震霄雨。親舊賀於門。主人迎孔戶。連喚鳳兒來。藏書多幾部。爲我張廣筵。酬資酌以旅。人謂主公賢。敦樸嗌峻宇。規模出心匠。務卑由乃祖。欲圖久安逸。勿辭暫勞苦。忠孝闡門家。詩禮光族緒。居室云苟完。謙沖彌自處。玉石不分別。鶴雞謾爲侶。顧予局促輩。鄉評少推許。嘗游莊嶽間。喜作齊人語。何幸天相之。幡然交鄒魯。早年欽大名。馳書聊以序。比來揖清風。談笑揮玉麈。見之名利盡。久侍豈無補。素志以深酬。青眼猶相與。默念湯盤頌。未爲傾肺腑。何當惠古風。錦繡施箋楮。妙曲誠寡和。取則憑柯斧。

先生白雲亭、獨寐龍、寄傲軒皆有詩。及銘記數篇。以紙盡朽。錄不能全。俟後搜尋眞本。當得其錄旨。嘉定已卯中春。屏山羅棠君美敬書。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羅豫章集

二冊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羅從彥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徐